



利雅得市鸟瞰天际线。

当前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——阿联酋、阿曼、巴林、卡塔尔、科威特、沙特为代表的传统上依赖能源的国家走入“后石油时代”，各自推出诸如沙特“2030愿景”、阿联酋“2071百年规划”、阿曼“2040愿景”、科威特“2035愿景”、“卡塔尔

坚定追求独立自主、和平发展和繁荣稳定，几乎共同出现自主发展的新气象。

转型、转型、再转型

纵观当下的阿拉伯世界，哪怕叙利亚、也门、利比亚、伊拉克这样面临战后重建、国家建设和国家转型多重任务的国家，其“后强人时代”的领导人也多注重与世界主要国家均搞好关系。以叙利亚为例，当艾哈迈德·沙拉上台以后，并没有因为阿萨德流亡俄罗斯而与俄交恶，仍保留俄罗斯驻叙利亚的军事基地。近年来，沙拉穿插性访问美国、俄罗斯。

2010年12月始于突尼斯，之后席卷多国的“阿拉伯之春”，其危害也逐渐为阿拉伯世界所认识。埃及现任总统阿卜杜勒·法塔赫·塞西曾表示，“阿拉伯之春”给这些国家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。国际评估结果显示，基础设施损失达9000亿美元，超过140万人死亡，1500多万人沦为难民。

2030愿景”，给人一种气象一新之感。转型、转型、再转型，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某种渴求。倒不是说要种种信仰或者政治制度方面会有重大转型，在阿拉伯世界，无论是一些君主国，还是诸如埃及和突尼斯等，都在逐步将国家发展的重点定位于改善民生、维护稳定等方面。而苏丹、阿尔及利亚、黎巴嫩等国家，尽管转型压力沉重，但其发展转型的诉求十分强烈。哪怕之前陷入严重冲突动荡的国家，如叙利亚、也门、利比亚、伊拉克，也均面临战后重建、国家建设和国家转型的多重任务，有自主发展、渴望稳定的强烈诉求。刘中民认为，自2021年以来，地区大国关系出现积极的缓和态势，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关系，沙特、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与土耳其的关系，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关系、一些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的关系都出现了对话、缓和的积极互动。尽管地区大国之间的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，地区热点问题诸如美以伊冲突仍或僵持难解，但阿拉伯国家与伊朗、土耳其等地区大国关系的改善，以及阿拉伯世界内部矛盾的缓和，有利于地区格局的稳定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阿拉伯国家的发展转型。✎